說帖

河南司　　　　　　　　　　　　張體道

謹查例載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者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若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止在曠野白日搶取蔬果等類俱不得濫引此律等語細繹例意以黑夜在外偷竊與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事主皆知其為竊賊而毆死賊人究與毆死平人有別故僅擬滿徒寬事主正以儆盜賊也例內黑夜偷竊是家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竊

取財物是入人家而非夜者原屬兩項分晰甚明至
稱若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止在曠夜白日摘取蔬
果等類不得濫引此律之語又因曠夜白日摘取蔬
果既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則係順便撈取微物與
黑夜蓄意行竊者迥殊若一槪擬徒亦非所以慎重
民命恐問刑衙門誤會例意故特申明不得濫引杖
徒之律是惟黑夜行竊者雖在曠野摘取蔬果亦仍
擬杖徒不得濫引他律也例得瞭然復查得乾隆三
十一年間本部左堂錢　以前例白日黑夜易於混

淆請各加添註語並以賊盜固宜嚴治而民命亦不可輕凡非當場現獲或事隔多日自行訪聞及已加捆縛恣意疊毆并非刑吊拷因而致死者俱依白日曠野搶取蔬果之例比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擬絞請載入例文等因具奏奉

旨令

大學士九卿議奏議得事主當場毆死竊賊其寔係毆打致死在平人應擬絞候者原例擬以杖徒情罪允協例文明顯毋庸添註其非當場現獲或事隔多日自行訪聞或已加捆縛恣意疊毆及非刑拷打因

河南司　乾隆四十九年　張體道

而致死者俱比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絞明載例文之處雖係準情定辟但遂致臨列轉恐挂漏應令問刑衙門臨時酌核情罪悉心定擬不得濫引牽混奏准通行在案此案張體道當場毆死門外竊賊柳二身死之處事在夜半並非白日一人上樹折枝數人在地接取非順便摘取蔬果可比竊賊事主互奪木楸致將楸柄扭斷兩截亦不無用力抵拒形狀事主一人賊匪三人是賊人反多於捕人毆打後欲捆送官經勸即止亦非已經捆縛復肆疊毆又未非

刑吊拷囚而致死且下樹即毆亦非事隔多日與原奏所指應比照擅殺擬罪各欵無一相合該撫援例登覆仍擬杖徒與奏准通行之例俱屬相符今欲議駁若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則與原奏當場毆殺竊賊平人應擬絞候者擬以杖徒情罪允協之語顯有牴牾抑或比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則此案于前指出數條無一相合又與原奏不得濫行牽混之文大相矛盾此外又别無他律他例可以强詞附會似可毋庸議駁

河南司　乾隆四十九年　張體道

四川司

謹按名例律內所載犯罪未發自首免罪之條係指犯罪之人未經告發到官並未定罪者而言若逃而自首之條專指逃走一項如逃兵逃後之類又恐引用者誤會此條即指為犯罪逃走之人是以復載有事發在逃一條以別之蓋犯逃罪者其罪在逃故自首止減罪二等犯罪逃走者既有應科之罪又犯逃匿之條故自首得免逃罪而正罪不減本屬兩項律意分明再查逃而自首註云如逃避山澤之類又雖

正三年集註云逃避他處則已離本所是此等逃犯
原有安置之所難聽其去來自便與徒犯安置
所相符如有脫逃自首其不准全免者所有嚴其擅
逃之罪其得減二等者所有原其悔艾之情逃徒自
首是可引照辦理且查徒犯在配脫逃配所各官俱
通報追緝不得謂之事未發若竟照犯罪未發自首
律予以免罪於律文亦未脗合再查各省歷年辦理
徒犯在配脫逃自首之案俱引犯罪自首免罪之律
概予全免本部照擬咨覆及軍流脫逃自首者俱與

逃走自首一律免罪相沿辦理歷有年所令四川司
朱坤榮在配脫逃自首一案該督照逃而自首律減
逃罪二等杖八十問擬揆之律意尚屬相符但與各
省向來辦過之案未能畫一可否照覆伏候
堂閲酌再行改尾呈

稿尾錄後

四川司　乾隆四十九年　朱坤榮

據川督李　咨稱梁山縣逃徒朱坤榮自行投首一
案查朱坤榮籍隸大竹因該縣民朱必享毆傷冷沛
然身死案内該犯在場助毆致傷冷成現骨斷審依

折跌人肢體已成廢疾律杖一百徒三年酌發梁山
縣擺站于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到配交馬夫
郭金芳保領在外小本营生該犯因借欠晏子芳等
錢賬莫措于是年十月十六日乘閒潛逃經縣勒緝
嗣因限滿無獲將馬夫郭金芳審擬杖責革役並將
踈脱各職名咨恭奉准部覆在案詎該犯逃後隱匿
姓名各處傭工度日旋閩查拏嚴緊于四十八年七
月初七日回縣投首訊詳查律載徒囚役限内逃者
一日笞五十罪止杖一百從新拘役又名例内閒逃

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又輯註云逃因自首還歸者應免其逃走之罪仍發配所徒囚亦不從新拘役准將後過日月統算各等語今朱坤崇犯案擬徒到配輒因飯賬無處措還乘閒潛逃殊屬不合惟是該犯潛逃之後畏恐獲案治罪赴縣自首自應免其從新拘役該犯于四十七年十月十六日脫逃至四十八年七月初七日投首計逃走八個月零二十一日朱坤崇合依杖一百自首減二等律應杖八十仍發配所拘役折責三十板其後過月日准其前後接算期滿

四川司　乾隆四十九年　朱坤崇

請釋無干之妾子芳等均免置議該犯逃後並無行兇為匪及知情容留之人亦無庸議除飭將徒犯朱坤宗照擬析責拘役俟限滿請釋外相應咨銷等因前來　查律載逃而自首者減罪二等註云如逃避山澤之類等語是律內所指逃而自首之犯必如律註所云本犯有逃避山澤之罪其自首始可依律減二等定擬蓋以本犯既有應科之罪又犯逃匿之條故雖自首不准全免止減其應科之罪二等正與犯罪事發在逃加逃罪二等之律互相發明此皆指未

經到官尚未正擬其罪者而言若到配徒犯是其本罪已定在配脫逃所犯之罪止在于逃律應杖一百從新拘役既經自行投首即照自首免罪律免其杖一百從新拘役之罪猶之軍流人犯在逃自首仍發原配地方不為加等改調之例可以參觀不得牽引逃而自首減二等科斷此案徒犯朱坤榮在配脫逃自首該督既照犯罪自首之律將該犯仍發原配免其從新拘役又引逃而首之條於該犯應得

百之罪仍減二等擬以杖八十寔屬一罪而擬再咨

四川司　乾隆四十九年　朱坤榮

內所引輯註並非本部奏定成例未便引用應將朱坤榮照律免其脫逃杖罪仍發原配拘役過月日准其前後接算毋庸重科杖八十之罪相應咨覆該督可也

浙江司

謹查竊盜律載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者緣竊盜數家財物若通算全科則失之太重若計入己之數坐罪則嫌于太輕故以一主重者之贓併算分别首從科罪至于節次行竊一主之財同時並發核與盜數家而非一主者似覺畧有分别但詳推律意其不以節次行竊一主之贓併筭科罪者蓋因名例内有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之律故而且竊情不一有獨自行竊一主者亦有三五人共竊一主者在一人節次獨

竊罪無首從尚可併贓治罪設有三五人節次共竊一主之財其三五次之中有趙甲一次起意數次為從者亦有錢乙兩次起意數次為從之類統核先後所竊之贓數至滿貫則將何犯為首擬絞何犯為從擬流勢難定擬故歷來偶遇此等案件無論一人數人節次行竊一主之財槪以名例內二罪俱發以重論之律治罪寔屬恪遵定律本意雖理合蒙發下浙江司一稿乃係按律定擬且有成案可稽自應照議至陝西司一稿係奴竊主財之案其先次行竊伊主

並未知覺及至二次復竊始被伊主一時知覺原與
浙江司賊匪色皂順兩次行竊一主之財事主兩次
知覺者不同陝西司所辦併贓定擬之處並無錯誤

色皂順

[illegible]華[illegible]

奉天司

謹查律載妾毆夫之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與夫毆同罪若毆死卑屬從凡鬥法又服制圖內妾為家長之長子衆子俱服期年又奴俾稱家長之子為期親又奴婢毆家長之期親即無傷亦絞傷者斬故殺者凌遲又妾毆妻之子以凡人論死者絞故殺斬各等語是家長之妾不得與奴婢等論律內詳載明晰今奉天司審辦張得榮之妾閔氏毆傷使女福兒後致福兒自行投井身死一案查福兒係張得榮堂弟

張得瑞契買婢女張得瑞因妻病故將福兒及身契
一併給與張得榮家收執使喚業經三載即與女婢無
異嗣福兒素性倔強不服閔氏教訓並指雞混罵經
閔氏用竹杆毆傷其右臂膊等處詎福兒被毆氣忿
投井身死詳核案情張得榮正妻現在籍籍並未在
京則閔氏既為家長之妾寔有教訓之責因奴婢福
兒不服管教毆責致傷並非致命且死由自溺核與
威逼平人致死罪應擬杖者不同既經該司審無別
情似可照議免其置議

貴州司

查獨子留養之例原属

國

家法外之仁自宜稍從寛典是以罪犯應死及外遣各犯非情罪重大者俱有存留養親之案至代倩鎗手擬軍一項例內並無不准留養明文且查有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內山東巡撫明　咨喬汝褒受雇頂名入場代倩擬發烟瘴充軍一案該撫因其親老丁單聲請留養經本部核覆准行在案今貴州司張光祖雇倩鎗手入場核與山東司喬汝褒之案情罪

貴州司　乾隆五十二年　張光祖

適均以應准其存留養親以照畫一惟稿尾出語內
未先照覆罪名首引留養之例本未合式謹遵
更正同嵇汝褒原稿一併封送呈
伏候
定遵行謹稟

山西司

謹查律載謀殺人已行未曾傷人為首者杖一百徒三年為從同謀杖一百又例載縱容妻妾與人通姦被姦夫姦婦商同謀殺者將姦婦擬斬立決傷而未死者姦婦擬斬監候等語是妻妾謀殺縱姦本夫已殺已傷例内業已分晰周詳至行而未傷之案並無作何治罪明文即詳查集註内載謀殺人而假殺旁人其同謀不加功之犯若照謀殺本法則太重且與以故殺論之義不符似應照謀而已行未傷人法為

山西司　乾隆五十二年　吳王氏

從亦止擬杖令山西司吳王氏聽從姦夫吳萬鈞謀
故縱姦本夫行而未傷該撫審照傷而未死於斬罪
上量減擬流改發駐防兵丁為奴不准收贖已屬從
嚴辦理以可照覆

河南司

謹查例載弟殺胞兄及毆殺大功以下尊長者皆按律定擬槪不准聲請留養承祀又親老丁單及孀婦獨子留養之犯除寔係戲殺誤殺者仍照例于題本内聲請留養法司隨案核覆外其鬭殺之案無論理直傷輕或係理曲或金刃重傷或雖非金刃而連毆多傷致死者該督撫于定案時止將應侍緣由于題本内聲敘不必分别應准不准字樣統俟秋審時查明取結報部刑部會同九卿核擬入於另冊進

乾隆五十一年　張　勳

呈

欽定

恭候

各等語是服制命案不准聲請留養係專指卑幼致死尊長有關倫紀者而言其不言尊長致死卑幼者蓋既不在不准之列自應與尋常命案一體准其聲敘也至平人命案如係戲殺誤殺例應于原題內聲請留養隨案完結其餘鬥殺案件無論理之曲直傷之重輕俱令將應侍緣由隨本聲敘統俟秋審時再行核辦亦並無情重之案原題內即不准聲敘留養之文例義昭然糸觀自得茲奉

飭
核河南司張勤一稿該撫以該犯雖親老丁單但係故殺胞弟毋庸取結聲明等語自係因其故殺情重起見但尊長致死卑幼其治罪本較凡人為輕是以故殺胞弟律止擬絞核與平人鬥殺之案罪名既屬相等其親老丁單自應一律辦理若以情節較重亦應於秋審時核明定擬乃原題內遽不准其聲叙不惟與卑幼殺死尊長之案無所區別即核之平人命案隨本聲叙之例亦有未符揆之情法均未平允職等復檢查本部秋審冊檔並無辦過此等故殺胞弟

河南司　乾隆五十一年　張勤

鈞閱

應否留養成案謹就例意繕具說帖並將張勤一稿

擬改後尾呈

伏候

定交該司遵辦

陝西司

謹查有關人命應擬斬絞各犯脫逃二三年後被獲改為立決之例係乾隆四十年六月內本部欽奉

諭旨

酌議條款奏准纂輯通行檢查原奏內開除謀殺故殺等條款改為立決外其餘如謀殺為從加功首犯業已擬抵等項脫逃被獲稍緩其須臾之死以待秋決應仍照本律擬以監候秋審時入于情實辦理等語是謀殺加功一項並不在改為立決條內今陝西司續獲汪得楷聽從柯五謀殺周永禮一案首犯業

陝西司　乾隆五十二年　汪得楷

已擬抵汪得楷一犯似可照覆

直隸司

謹查例載殺人之犯奏請存留養親者查明被殺之人亦係獨子親老無人奉侍則殺人之犯不准留養等語此條定條係雍正二年十二月內欽奉
諭旨
纂入原奉
旨內有被殺之人有無父母以次成丁之處一併查日等因是被殺之家必有以次成丁者殺人之犯方准留養至死者雖有兄弟而尚未成丁亦屬親老無人奉侍也今直隸司姚守康一稿被殺之閆世祿雖有弟

直隸司 乾隆五十二年 姚守康

諭旨

闔世興年止十二尚未成丁該督擬將姚守康不准
留養核與原奏
相符似應照覆

謹查例載殺人之犯奏請存留養親者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一併聲明等語此指殺人應抵死罪之犯存留養親而言至于免死減流人犯例內並無仍應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以次成丁之文今山西司姜添休係毆死吳宗義擬絞緩決三次減流之犯該犯有母于氏現年六十二歲守節三十餘年家無以次成丁之人核計定案時即係孀婦獨子而已死之吳宗義亦有母祁氏年已六十五歲守

節二十餘年亦係孀婦獨子是姜添休定案時係敍人應元之犯與留養之例未符該撫原題内是以未經聲請今該犯恭奉恩旨減等擬流與死罪人犯不同自應照免死流犯留養之例辦理既據該撫查明取結咨請留養與例相符又安徽司汪荣賢一稿亦係緩決減流之犯該犯有母余氏已成篤疾家無次丁該撫取結送部亦與留養之例相符以上二稿俱應照覆謹具說帖同各原稿呈

聞
伏候
鈞
定交司遵辦

山西司
乾隆五十二年
姜添休

山西司

謹查律載毆棄緦麻以上卑幼死屍各依凡人遞減一等毆棄子孫死屍者杖八十又非理毆殺子孫者杖一百非理毆子孫之婦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服制圖內載衆子婦大功各等語詳繹律義誠以祖父母父母之于子孫天倫至性所關若子孫之婦係屬義合非有屬毛離裏之恩故律科毆殺子孫之婦較子孫特嚴至毆棄卑幼死屍雖與毆殺不同但本律條內止將子孫提明而不及子孫之婦自係包括

山西司　乾隆五十二年　潘連

於按服遞減之內似不得與燬棄子孫死屍同擬以
杖八十此案潘連因次子潘彭毆妻趙氏致死情急
求救該犯起意焚屍滅迹即同潘彭將屍身擡至山
內燒化是潘連因慮子抵罪忍於燬媳屍律例內
並無翁姑燬棄媳屍作何治罪專條該撫依燬棄卑
幼死屍律按大功服制遞減擬徒係屬照律辦理叅
會毆殺子孫之婦較毆殺子孫加重之律義亦屬貫
通似可照覆

山西司

謹查律載共謀為竊臨時行强以臨時主意及共為强盜者不分首從論又例載强盜殺人斬決梟示又竊盜臨時拒捕殺人者照强盜律斬决各等語誠以竊盜臨時拒捕殺死事主究與寔犯起意行强殺人者有間故例內止照强盜本律問擬斬决不在梟示之列此案周大牛子行竊劉徐氏衣服被該氏扭住喊叫該犯掙不脫身起意拒捕將徐氏項頸咽喉用手掐住徐氏受傷鬆手該犯將其推倒炕上仍取袄

被而逸是其初被扭住回格本係圖脫拒捕追推倒
事主之後復携取贓物似屬護贓格鬪若該犯如果當
時起意行強既將徐氏推倒雖有氏孫劉雙珠子驚
醒喊叫查係六歲幼孩不難嚇禁儘可恣意搜贓其
止順取衣被即行逃逸尚與公然起意行強者情節
不同且問犯供止稱寔是圖脫拒捕並非行強殺人
既據該撫將周大牛子依臨時拒捕殺人例問擬斬
決似可無庸梟示可否照覆仍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

山東司

謹查職等覆核釋回遣犯杜兜起除刺字一稿又蒙
批
示字已起除憑何加等奉此職等覆查辦理十年無
過原奏内稱釋回之犯已經刺字者准照竊盜寔能
改過起除刺字復為良民若于省釋後故智復萌仍
生事不法者俱加等治罪再遇
恩赦
不准援免等因通行遵照在案是軍流遣犯省釋後
復行犯罪應行加等之例係耑指十年無過釋回者
而言其别項釋回之犯如再犯罪例無加等之文况

十年無故釋回之犯即應起除刺字並不因其將來
再犯應行加等先不准其起除也今柱兜因在遣所
緝獲逃遣奏准回籍是該犯功罪已准相抵較之十
年無過
恩准
釋回再犯奏明加等治罪者不同所有該犯原刺外
遣字樣似可起除若將來再行犯案到官自有文案
可憑無難訊究定擬謹加具說帖同原稿呈
閱
統候
鈞
定交司遵理

謹查職館核議釋回遣犯柱兒起除刺字一摺奉

批

此等人犯如再犯竊例應加等今起除刺字日久犯

竊何以知為釋回之犯即不免仍以初犯科罪應再

議等因職等遵

諭

覆加詳核柱兒係所管獲逃遣奏蒙

特恩

准令回籍即屬聽其自便之犯若仍留面上原刺字

跡則伊所到之處必被官役擒拏勢難安居樂業檢

查乾隆四十三年本部辦理十年無過軍流原擬內

稱此等釋回之犯如有已經刺字者准其起除復為

山東司　乾隆五十三年　柱兒

良民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核與此案釋回遣犯柱兒

事同一轍可否准其起除字跡之處謹加具說帖伏

候

定

謹查例載直省等處如遇有面刺強盜兇犯等字樣

者擒拏送官又竊盜刺字發落之後如有緝拏盜數

多名者准其起除刺字復為良民該地方官編入保

甲聽其各謀生理各等語今山東司審辦釋回遣犯

柱兒起除刺字一稿查柱兒因在遣所緝獲逃遣奏

諭旨

奉

准令釋回原籍即屬改過良民其面上原刺外遣字

樣若不起除則將來番役人等不知案據復又擒拏

恐致往返詳查徒滋案牘且竊盜如能改過緝盜定例

即准其起除刺字是此項釋回逃遣人犯例無起除

刺字明文既准其復為良民自可照辦所有山東司

審辦稿尾內聲明起除刺字之處與例相符茲奉

飭覆核理合稟

山西司

謹查律載廢疾犯流罪收贖又上年本部辦理緩決減等摺內聲明老幼婦女以及篤疾者俱照例收贖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又查乾隆五十年十月內晉撫咨減等流犯侯定谷收贖一案咨內聲明該犯犯案時右眼已瞎嗣于減等之時雙目俱瞽已成篤疾咨請收贖經本部核覆准行在案此案擬絞減流之孟光國一犯犯罪時左腿本係殘拐現在右腿又因風病

屈不能伸驗明已成篤疾該撫取具印甘各結送部核與本部奏定章程及辦過候定各成案均屬相符該司照擬核覆似屬允協

山東司

謹查例載斥革監生易名捐監除革退外照違制律治罪等語又檢查五十一年十一月內東撫咨金四先因結盟強搶婦女姦污案內審照棍徒擾害例量減一等擬以滿徒徒滿回籍改名金丕昇捐納監生經縣訪聞咨部斥革並未擬罪本部以金丕昇獲罪之後改名捐監即將該犯照違制律改擬杖一百行文在案此案李錫智先與李世誠共毆人致死擬絞因該犯親老丁單照例留養李世

山東司　乾隆五十三年　李錫智

誠依餘人律滿杖完結嗣李錫智改名李青選捐納
主簿職銜李世誠改名李世城捐納監生既經該撫
審明止圖頂帶榮身非冀選用亦無別項不法情事
將該犯等照違
律滿杖該撫以李錫智係毆斃人命擬絞留養之犯
量加枷號以示區別查該犯等所捐均係虛銜與捐
官入選者迥別例內亦無加重治罪明文尚可照覆

謹查例載官員舉貢監生人等曾經罷黜及為事問

革例不入選者若買求官吏改洗文卷隱匿公私過
名以圖選用事發吏部門首枷號一個月已除授者
發近邊未除授者發附近各充軍等語此係專指為
事問革之人復敢隱匿過名希圖遷用例應分別已
未除授罪擬充軍至家奴子孫冒捐職官律例內並
無作何治罪明文自應隨案酌核情節比例定擬此
案張再即王係張柯家契買奴僕之孫捐從九品職
銜止圖頂帶榮身並非希冀入選因例無正條將該
犯照隱匿公私過名以圖選用擬軍例量減擬徒可

以照霞

款得

湖廣司

謹查例載竊盜以曾經刺字為坐分別次數治罪又竊盜再犯計贓罪該杖六十者加枷號二十日又年已七十已上犯流罪以下者准其收贖一次若收贖之後復行犯竊審係有心再犯不准再行收贖各等語此案劉山即劉中延子遇

免併計之後犯竊一次杖責刺臂嗣該犯將刺字銷燬于乾隆四十六年復竊犯案審照二次問擬枷杖因該犯年已七十歲照律收贖並免補刺通籍在案

湖廣司　乾隆五十三年　劉山

今該犯因在籍窮苦無依來京找尋親戚不遇見事
主敹起墳鋪門外蓆圍內貯有老米偷竊數升被獲
送部核其情節雖委因年老窮苦起意復竊尚與鑽
穴踰墻之竊賊稍有區別但究屬有心再犯既經收
贖一次自應援例不准再行收贖惟查該犯前次所
擬枷杖既已收贖並未刺字本不在併計科罪之列
此次自應仍以再犯定擬枷責刺字不准收贖改咨
完結如將來再行犯竊即依三犯辦理再該犯四十
三年銷燬面臂刺字內有

赦後初犯之字應行併計科罪似應補刺

湖廣司

乾隆五十三年

劉山

筆粹館

湖廣司

謹查例載竊盜自首律該減等擬罪者俱免刺等語此條係前明舊例經
朝纂入例內遵行已久今湖廣司王之仁盜牛宰殺聞拏投首照律減等擬徒該撫聲明依例刺面與例不符該司改為免刺係屬照例辦理至竊盜併計次數科罪律以曾經刺字為坐王之仁此次既已免刺將來如再犯竊自應仍照初犯計贓科斷

湖廣司　乾隆五十三年　王之仁



山西司

查例載共毆下手應擬絞抵人犯果於未結之前遇有助毆傷重之人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傷重之人減等擬流若係配發事結之後在家病亡者不得濫准抵償仍將下手之人依律擬抵等語細繹例義誠以在家病故則既無拘繫之苦又無拖累之情自不得以餘人身故遽寬正兇之罪致死者無人抵償若監禁在獄致斃與解審中途病故俱係鎖鈕瘐斃情同伏罪是以例准抵命

正興誣告係內被誣之平人却係患病在外身死者
止擬應得罪名發落之例互相發明今山西司李生
宿等毆死無服族叔李天星一案先據該撫以李生
宿下手致命傷重問擬絞候李三建幫毆李天星右
手腕骨損係卑幼犯尊長於破傷人骨滿杖上加一
等杖六十徒一年等因具題經本部會核現候出本
茲該撫以李三建因病發保在家身故咨請將應擬
絞抵之李生宿減等擬流職等詳加查核李三建雖
局助毆傷重之人但其因病身故係在取保回家之

後與監斃在獄及解審中途病故准其抵命之例不符似應擬駁

芸埠館

謹查流罪人犯脫逃被獲就現配地方計程發配者原以滿流改發附近及免死流犯改發近邊二項若仍由原籍定地轉致欲遠反近是以由配計程至其餘軍改流發俱係挨等加遠已不至欲遠反近似不在配所定地之列惟詳查近年辦過一切軍流改發案件各督撫咨内聲明由配所計程改發者居多即咨内未經聲明而本部出語内行令配所定地者亦復不少自係因五十年軍機大臣議定條例内未經

詳晰指明以致相沿照辦現擬將此條原例酌議修
改仰蒙
鑒定在案所有現辦廣東司拿獲逃流蘇士通一稿又
福建司拿獲逃流鄭維漢一稿或循照向例聲明由
配計程或未經聲明由何處定地現在擬改之例尚
未
奏定似俱可據咨照覆再湖廣司拿獲逃流沅二一稿
該犯原配滿流改發附近聲明由配所定地與例相
符惟咨內並未指定發配地方該司行令發陝西渭

南縣核對道里表開載係屬符合應否照辦統候

欽定

山東司

謹查律載凡犯徒流等罪父母老疾無人侍養者存留養親等語檢查乾隆四十二年本部會同九卿核覆湖廣省毆死人命絞犯王述臧有父王思忠現年六十九歲母汪氏現年七十二歲家無次丁聲請留養奉

旨准其存留養親欽此又五十二年本部核覆山東省充死減等流犯張起子有父張作棟現年六十八歲母李氏現年六十歲現成癱疾家無次丁行令該撫准

張起子

其存留養親各在案以上二案其父均年未及七十尚可謀生而其母或老或疾俱准其存留養親今此案罪應擬軍之王大有有父王㸌現年雖經止六十二歲但其母孫氏已七十二歲家無次丁核之湖廣等省王述盛張起子成案相符似應將王大有一犯准其存留養親以昭畫一茲奉

飭閱

核謹繕具說帖呈

鈞鑒伏候

鈞定遵行謹稟

奉天司

謹查例載殺人之犯有奏請存留養親者如被殺之人亦係獨子親老無人奉侍則殺人之犯不准留養等語例言奏請存留養親係專指死罪人犯而言至軍流徒犯留養並無應查被殺之家是否獨子之例此案姜恒邦毆死賊犯鄭保東罪止擬徒該府尹以已死鄭保東亦係獨子聲明不准留養核與例義未符且現在恭逢

恩詔

徒罪例得減杖所有該府尹聲明不准留養之處似

奉天司　乾隆五十四年　姜恒邦

可毋庸再議茲奉

飭核理合稟

覆仍候

鈞定後批交該司遵辦謹稟

胡大人批照辦

河南司

謹查例載免死減軍人犯在配脫逃初次枷號兩個月無論近边边遠俱調發極边充軍等語此係由死罪減軍在配脫逃之例此案楊經娃係免死減流之犯並非免死減軍該犯前因在流配脫逃已照免減流人犯脫逃例改發近边充軍今在軍配復逃自應照例以次遞加從流配計程調發边遠充軍該撫悞照免死減軍人犯脫逃例調發極边又從軍配定地調發辦理均屬舛錯令河南司照例更正似屬允協

河南司　乾隆五十四年　楊經娃

仍候
鈞定

湖廣司

謹查例載盜未殯未埋屍柩開棺見屍者發边遠充軍又律載損傷于人不在自首之律各等語此案黃光邦屍柩係用樓板鑲成不用釘蓋既非棺木可比且係刨土淺埋並無坟塚寔與發塚開棺見屍者不同至邱世安雖係邱壽先胞弟但已死黃光邦係邱壽先繼子黃光邦棺木屍衣俱係邱壽先斂殮是邱壽先即屬事主自難與親屬首告並論况開棺見屍即與侵損於人無異亦應不准自首湖廣司將邱世

湖廣司　乾隆五十四年　邱世安

飭覆

安改照盗未殯未埋屍柩例擬發边遠充軍聲明不准減等尚属斟酌情理惟軍罪例應年終彙題應於不准減等下添入仍令該撫将此案入於年終彙題一語核奏

查理合稟

謹稟

河南司

謹查律載豪強勢力之人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絞監候又例載律例無可引用者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減一等科斷各等語又檢查乾隆四十六年河南司審辦牛步霄央穆氏為謀圖取霜婦王李氏為妻同翁王天德俱已允許該犯即抬轎往娶嗣王天德因李氏之母未到令其改期再娶牛步霄將李氏強拉上轎抬回成婚擬牛步霄罪較之強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妾者雖稍有間若科以尋常強娶加

河南司　乾隆五十四年　李均太

等之條其情較重該犯于誣告擬徒回籍復滋生事
端從重擬以外遣在案此案李改姐係責休改嫁潛
逃之婦已准與貞良並論李均太謀娶為妻亦與李
改姐之母施氏說允嗣李施氏以李均太財禮甚少
答稱再商起意圖增添聘禮李均太以施氏既已允
許又復刁難即起意搶娶赴施氏家將李改姐拉走
回家成婚查李施氏貪圖多得財禮佯為許給復意
存刁蹬以致李均太起意往搶既與豪強勢力憑恃
搶奪良家妻女姦占為妻者有間若將該犯與牛步

霄之案一律擬以遣戍較之牛步霄于獲咎後滿之後復行生事者不同該撫將李均太于強搶絞罪上減一等問擬滿流似屬平允

河南司　乾隆五十四年　李均太

竹塢館

山西司

謹查山西司審辦柴二兩次偷竊覲家望衣服錢物一案奉

諭兩次共竊一主應否併贓科罪交職等詳查檢查乾隆五十年分曾經奉有

飭核浙江司賊犯包息順兩次行竊一主財物一案當援照名例內二罪俱發以重論之律問擬已奉

允准在案今山西司柴二一稿核與包息順之案情節相同似可照辦

廣西司

查例載綠營兵丁因事斥革後若有作奸犯科軍流以下俱照凡人加一等治罪又名例內開凡稱加者就本罪上加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至滿流加等問擬附近充軍及由軍罪以次遞加各條係專指逃流逃軍加等調發而言此案泰國興係已革兵丁該犯于初次犯竊之時自應照例加一等治罪今該犯先經兩次犯竊僅止照竊盜本律責刺今復行竊接算前犯次數以三犯定擬本罪已應滿流罪

 乾隆五十四年 泰國興

無可加若改發附近充軍名為加重其實欲遠反近如即照逃流由配所計程問發又未免之過重職等詳加酌核秦國與一犯似應仍照竊盜三犯本例定擬毋庸再議加等茲奉

核理合稟

無改發註防兵丁為奴之案今擬寔發駐防與歷來
辦理章程未符似應改照名例民人犯該發遣者發
烟瘴少輕地方仍以極边足四千里改發較為允協
茲奉
飭核謹具說帖並酌改稿尾同原稿一併封送仍候
鈞定交司謹稟

貴州司　乾隆五十四年　劉成

萃嶂館

貴州司

查例載白契所買並典當家人如恩養在三年以上及一年以外配有妻室者即同奴僕論倘甫經典買或典買未及三年並未配有妻室者仍以雇工人定擬故殺者擬絞監候若毆打死者仍分別有罪無罪照毆死奴婢本律治罪又白契所買家奴如本主情願令其續身外如本主不願概不准贖其有酗酒干犯拐帶逃走等情俱照紅契家人一例治罪如有鑽營勢力倚強贖身者仍照定例辦理又旗下家奴鑽

貴州司　乾隆五十四年　劉成

營勢力贖身為民者倍追身價給主將人口賞給外
省駐防兵丁為奴各等語是白契家奴分别年限定
擬係專指家長毆故殺奴婢而言至白契家奴鑽營
勢力贖身例有專條不在分别年限之例此案劉成
于上年六月帶同妻子白契賣與張邦傑家為奴雖
服役未及一年亦未配有妻室但該犯因在主家受
苦懇求贖身不允輒敢赴坊呈控希圖官斷准贖寔
與鑽營勢力無異自應依鑽營勢力贖身例定擬惟
查漢人奴僕犯該軍流等罪向照本例寔問軍流從

河南司

查律載強姦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墮人胎者杖八十徒二年又強姦執持金刃兇器戳傷本婦未成姦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李法抱住宋氏按倒圖姦被氏指名叫罵並有隣人龍玉姐接應該犯畏懼推跌宋氏倒地致氏內傷墮胎查強姦致傷本婦例內止言執持金刃兇器戳傷者應擬絞候其強姦致本婦墮胎並無作何加重明文若僅依強姦未成本律滿流又未免情浮于法今該撫照兇惡棍徒例擬

發極邊四千里充當苦差似屬酌量從嚴辦理之處

可否就案照覆之處伏候

堂定奉

胡大人批胎至八月因強姦致墮而死豈非一命較之強姦僅止又傷本婦者輕乎重乎請細按之再若宋氏因墮胎而死律應作何治罪併查等因又查例內並無強姦致本婦墮胎身死治罪專條惟強姦未遂將本婦毆傷越數日後因本傷身死之案向俱照因姦威逼人致死律擬斬監候此案李法因強姦將宋氏

鈞閲 胡

推跌墮胎如果該氏因墮胎身死李法自應照因姦威逼致死律問擬斬候今該氏並未身死其墮胎本罪止擬杖徒律不以人命論固不便以墮胎之故將該犯擬入重辟若僅如該撫援照兇惡棍徒例擬軍誠如

諭尚覺情浮於法將李法照情重軍流例改發黑龍江為奴謹再具說帖呈

奉

大人批公言可照覆即照覆

河南司 乾隆五十四年 李法

笙峰館

直隸司

謹查律載官吏受財枉法贓四十五兩杖一百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等語律分有祿無祿原指在官人役而言本條律註內云凡有俸不及一石者皆為無祿人向來辦理衙役犯贓之案如係恐嚇索詐之贓另照蠹役詐贓專條定擬其餘行賄得財以枉法贓擬罪者差役人等皆在無祿人減等之例此案衙役李明法奉官拘犯因王協君賄求免解該犯得受九扣京錢一百零三千折銀四十五兩因屬枉法但

究係王協君行求之贓與恐嚇索詐者不同旣以枉法計贓定擬則該犯係無祿人律得減等該督將李明法于流二千里上減等擬徒係屬照律辦理似可照覆該奉

核理合稟

謹查例載各衙門書吏舞文作弊者係知法犯法照平人加一等治罪等語詳繹之例係專指舞文作弊之書吏而言衙役似不在加等之列今直隸洛李明

鈞

法得贓擬徒一案係衙役犯贓似可照辦仍候

定

直隸司

乾隆五十四年

李明法

筆研[illegible]

浙江司

謹查例載竊盜殺傷之案以下手傷人者為首在場助力者為從又律載共犯罪而首從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各等語又乾隆五十年浙撫咨賊犯張二等行竊拒捕各傷事主隣人將張二等各依為首例擬軍經本部照覆在案此案高二等夥竊船隻當經事主朱文豪喊同隣船朱景祥追及將原船板住高二用篙戳傷朱文豪臂膊高三用棍毆傷朱景祥手背是高三一犯係各自拒傷一人與顧從助毆者不

同若以為從定擬議如
鈞批止論事主之受傷而置協捕受傷之隣人于不問
不特與律例不符且與辦過張二之案亦屬兩歧該
司遵將高三依改為首例擬發边遠充軍詳加察核
似可照辦茲奉
飭覆
核理合稟

諭

湖廣司

謹查湖廣司全尚志等兩家共毆致死一命其律應
擬抵之正兇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擬徒一摺奉
是否咨結飭交查核戢等查得乾隆四十七年湖南
撫咨陳舉南毆死兇手擬徒一案又四十六年廣東
撫咨黎光元毆死兇手擬徒一案又本年十月廣東
撫咨陳學韶毆死兇手擬徒一案以上三案俱係咨
該撫咨報到部經本部照擬核覆行令照例彙題咨
結在案又五十四年陝督題蔡花個毆死兇手擬徒

一案奉

旨該

部核擬具奏經本部照擬題覆亦在案毋等詳加查核此等親屬毆死兇手之案罪止問擬杖徒與免死減等者有間向來各司多係咨覆完結間有題覆之案係因外省專本具題奉

旨飭

部議奏是以本部就案題覆尚非定例必應具題之件今湖廣司金尚志一稿既據該撫照例咨部湖廣司照咨核覆尚無錯悞茲奉

飭

查謹具說帖連金尚志原稿併陳學南等辦過成案

一併封送呈

閱

鈞 伏候

定奪謹稟

湖廣司

乾隆五十五年

金尚志

茅坤[illegible]

奉天司

詳查律載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此係官司差人格殺罪人之律又例載賊犯持仗拒捕為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佑俱照律勿論此係事主隣佑格殺賊犯之律至親屬捉姦格殺持仗拒捕之姦夫例內並無明文檢查乾隆二十六年大學士九卿會同本部議覆副都御史竇　奏摺內將竊盜拒捕被殺與擅殺罪人之律反覆辨論附有捉姦律內在姦所則曰姦夫離姦所則曰罪人事主與本夫皆係

奉天司　乾隆五十五年　張傑

應捕人科斷等語亦係籠統之詞其姦夫持仗拒捕
格殺應否勿論之處並未議及茲奉
飭核奉天司張傑毆死三達色一稿查張傑因三達色
向伊婦章張氏調戲未成復持刀嚇逼章張氏跑避
三達色携刀追赶張傑之弟張仲先向攔救被三達
色劃傷肥肤該犯順拾木鈎杆将三達色扎傷致斃
盛京刑部援引格殺勿論之律定擬
穆大人以張傑並非捕人死者亦非罪犯與官司差人
追捕罪人格殺勿論之律未符據律而論本屬允協

穆批

惟查近來內外辦理擡殺罪人之案類多以死者情節可惡即非犯罪在官亦以罪人定擬相沿已久似難遽議更張再

大人簽批內原令該司檢查辦過成案因未遽查案送閱是以未畫並非必欲駁改應請

交該司仍令詳查舊案送畫

奉天司

乾隆五十五年

張傑

直隸司

謹查枉法贓五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輯註云枉法不枉法各計入己之數科罪無祿人減一等又例載以財行求與受財人同科仍分有祿無祿有祿人概不減等無祿人減一等其行求之人如有首從者爲首照律科斷爲從有祿人聽減一等無祿人請減二等各等語此案錢克從等因韓邦輔等恐鬧重罪向伊發愁即捏稱在衙門花用銀兩可以輕罪連結各騙得銀五十兩入己該該犯等果有受財曲法

錢克從

之事應按枉法贓五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係無
祿人減一等罪因滿徒因係指官撞騙另依指稱衙
門打點名色例從重擬軍出錢之韓邦輔應仍依行求
本例按受罪人錢克從等計贓五十兩杖一百流二
千五百里罪上係無祿人減等滿徒孟庭梅為從照
例再減一等今該督將韓邦輔等于錢克從軍罪上
減等擬徒雖罪名尚無出入而引擬究未切當其應
否改擬之處伏候
鈞定後批交直隸司遵辦

諭

奉天司

謹查奉天司吳宗順與出嫁兩姨表姊鄂陳氏通姦

致氏自縊身死一稿奉

加館詳加考訂職等遵查出嫁女子伯叔兄妹有犯

按服降等科罪之律載在鬪毆門類自係專指有干

犯尊長之罪而言至犯姦本條惟律註內姦從祖姑

從祖伯叔姑在室罪應絞決者出嫁擬罪微有

區別此外犯姦不致死之親屬別無出嫁降等治罪

明文茲復奉

奉天司　　乾隆五十五年　　吳宗順

諭詳加參核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若妻前
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定例俱應擬發附近充軍詳
核族服圖內同麻以上親為有服緦麻親之妻及妻
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俱係無服蓋律嚴內亂倫
理攸關第論所自出與其夫之服並不因本婦無服
稍為寬減則出嫁之女服雖降而名分猶存誠如
鈞諭不應在降等科罪之例今奉天府尹因鄭陳氏出嫁
無服族引門毆條內出嫁降等之例將吳宗順依凡
人因姦到姦婦羞盡例擬徒置親屬姦罪于不議似

非敦倫飭紀之道該司遵

諭

改依姦緦麻親例擬發附近充軍似屬妥協謹具說

帖粘連原稿封送呈

閲

仍候

鈞

定交司

奉天司

乾隆五十五年

吳宗順

筆塲涼

陝西司

查陝西司王蘭英實聽從父命致死大功服兄王敎民一案奉

諭交律例館查核𠭁等檢查上年二月內有安徽司審辦曺世芳因小功堂兄曺世璋辱罵伊父曺學成經伊父將其揪跌地上逼令該犯取繩帮同捆縛手脚致曺世璋被毆身死將曺世芳依逈子尊長威嚇勉從下手減等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旗人折枷號六十日題結在案今陝西司核題王蘭英實因大功兄

王教民被父王永壽訓責輒持鉄鋤向父赶毆王永
壽躲避王蘭英寶身後喝令幫毆該犯被逼無可取
棒格毆王教民致死該督將王蘭英寶依律擬流具
題核與定例及辦過成案相符似可照覆

堂擬稿

安徽司

謹查妻妾與人通姦本夫于姦所登時殺死姦夫者姦婦應當官嫁賣身價入官至姦所獲姦非登時而殺本夫罪擬滿徒及非姦所登時殺死姦夫本夫應擬絞抵之案其姦婦應否當官嫁賣例無明文前于乾隆五十一年因各省辦理未能畫一經職等通查核議以本夫擬徒之案徒滿釋回後仍得與伊妻完聚恐開捏姦誣陷之端擬將本夫問擬杖徒案內之姦婦同律得勿論之案一體當官嫁賣至本夫擬絞

安徽司　乾隆五十六年　余　詩

之案既不得再與伊妻完聚不致捏姦誣陷應將姦婦飭交親属領回聽其酌留嫁賣等因并請通行各省遵辦奉

諭令照舊辦理毋庸通行交館存記在案茲奉

飭核安徽司喬得時非登時殺死姦夫喬大柱擬徒一稿該撫擬將姦婦當官嫁賣身價入官核與律義相符似可照覆至雲南司余詩砍死鄭有貴一稿查余詩因母楊氏私與鄭有貴同住姦宿余詩查知與鄭有貴吵鬧爭毆致斃該撫將余詩依擅殺罪人律擬

絞楊氏依軍民相姦例杖罪的決枷號收贖聲請當官嫁賣身價入官等情職等詳加酌核余詩因鄭有貴姦淫其母忿激毆斃與本夫捉姦殺死姦夫者不同查本夫殺姦罪應絞抵案內之姦婦例內尚無當官嫁賣之文若因子殺母姦將其母當官嫁賣揆之情理尤未允協檢核供招楊氏之夫久經物故伊子余詩並無妻子該氏無可依倚似應行令該撫將楊氏飭交母家親屬領回如母家別無親屬或即交余詩族長領回酌量安置聽其另嫁毋庸當官嫁賣是

安徽司　乾隆五十六年　余詩

否有當謹具說帖並抄錄五十一年酌議稿底同各

原稿一併封送呈

覽候

定批交各該司遵辦

閱

鈞

江蘇司

謹查律載費用受寄他人財物者坐贓論減一等罪止杖九十徒二年半誆賺拐帶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至寔犯竊盜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罪即應擬絞候推原律意蓋以竊盜乘間胠篋為事主防範所不及故贓數逾貫即罪應繯首至費用受寄及拐帶財物究由寄托者之昧于審擇信任非人以致該犯得乘机所用是以不論贓數多寡罪止徒流不與寔犯竊盜一律問擬也今江蘇

巡撫咨祁二等拐帶王朝銀兩潛逃當擬杖流一案

查祁二販賣糧食為生與王朝素識交好時為王朝寄帶銀信什物從無錯悮王朝復將攬帶銀信一千五百餘兩托伊轉寄該犯因見銀多起意逃匿是祁二代人寄送銀信中途拐逃贓至一千餘兩固不便僅以費用受寄財物律科斷但究由王朝所托非人所致較之店家船戶為商民倚靠乘間伺竊為害行旅者情罪為輕檢查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內由湖北巡撫咨王奉元為陳士進脚行走送信物中途拐逃

銀信八百餘兩一案將王奉元依拐帶財物計贜准竊盜論罪止滿流律擬流咨部紅本部照擬核覆在案核與此案情事相同似可照覆

[illegible]館

湖廣司

謹查婦人犯罪律內惟姦婦抑媳同陷邪淫致令自盡及因姦謀殺子女滅口並殺一家三命以上之妻女叛案緣坐等項應行實發此外雖犯姦盜不孝例止決杖餘罪並聽收贖此案吳李氏因夫吳義漢悞傷服嬸張氏經該氏款留在家調治嗣伊夫外出該氏勸張氏回家不允索飯未給張氏喊罵該氏出言斥辱將門反扣往外牧牛致張氏自縊身死該撫將吳義漢依姪毆叔母律擬流二千里李氏依逼迫大功

功尊長致死律擬以滿流聲明事関服制情節較重

毋庸議請收贖固屬從嚴辦理惟查婦人逼廹功服

以下尊長致死既無不准收贖明文而事由伊夫吳

義漢誤毆起衅伊夫業經寬流該氏所得之罪似應

准其收贖湖廣司照例改擬准贖似可照辦

奉天司

謹查律載僧尼道士幷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等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又律載獨子留養之案如該犯本有弟兄併姪出繼可以歸宗者不得以留養聲請又乾隆四十二年山東省絞犯鍾朝魁獨子留養案內聲明已死劉倫有弟僧圓勤雖經出家訊明情愿還俗並非獨子將允犯鍾朝魁准其存留養親在案詳赤例案蓋以子雖出家為僧道終無絕於父母之理正與出繼為人後可以歸宗者情事

奉天司 乾隆五十六年 明嶠圖

鈞

相等是以被殺之家有弟可以還俗即不以獨子論
則殺人之犯有出家之弟可以奉養該犯自不得以
獨子聲請留養比例自明無難參觀而得此案明囑
圖之母雖現年八十五歲但既據該員外郎呈稱該
犯有弟他布愷充當喇嘛現已回旗等語是他布愷
既經回旗即可侍養伊母若論已當喇嘛不愿侍養
即應照僧道不拜父母律擬杖勒令還俗明囑圖一
犯似不便以獨子例准其留養是否允候
定後交司遵辦

貴州司

謹查跟隨為盜並未傷人之犯自行出首並强竊盜犯能捕獲同伴解官俱例得免罪惟捕役帶同投首者不准寬減推原律義蓋以捕役帶同盜犯投首恐有臨時教供及賄求捏飾情弊是以不准寬減今貴州核題倮民阿三等行劫殺傷事主案內之魯熾一犯年止十五因被阿三哄誘同行先本不知阿三等係屬行劫迨見各犯毆打事主隨即害怕跑回並未隨同上盜後事主身死欲行出首途遇緝役自向該

役等探詢知係緝拏本案盜犯即將各盜姓名住址告知並領同指拏贓盜全獲一併解官投首是此案兇盜雖非該犯自行捕獲而告知姓名領同指拏全案因以獲破並非捕役帶同投首核與自行出首及捕獲同伴解官者情事相等該撫援例聲請免罪似可照覆是否伏候

欽定遵行

浙江司

謹查竊盜一項與誆騙局騙拐帶及費用受寄財物四項事相近而罪各殊罪名亦因之而異律註內稱潛形隱面私取人財為竊盜故贓至滿貫即應絞候若巧言誘哄他人因取其財而不還曰誆賺設成圈套使人入其中而不得不與之財曰局騙遇有人口財物隨便攜帶受人寄物不還詐言死失為費用受寄財物四者雖皆取非其有而失主亦有被誘慢藏悞寄偏信之咎究與寔犯竊盜有間是以計其所得

之贓准竊盜論罪止滿流至脚夫受雇挑負客民行李及代人取送銀物中途竊逃之案事類拐帶與穿窬竊賊稍有不同但客商投行雇夫所有背物悉交運送即與店家舡戶為客途所倚賴者情事無異一被拐逃則血本罄盡進退無門其情較之尋常鼠竊為可惡是以各省有因為害行旅即照實犯竊盜律定擬並于秋審擬入情實者亦有因情節稍輕仍照拐帶財物准竊盜論罪止滿流者辦理未能畫一茲遵奉

諭

將近五年內辦過成案通查彙核詳加參酌似應以

御夫挑負運送客民行李財物中途潛逃贓至逾貫

寔係為害行旅者俱照竊盜律計贓治罪若非行路

客商止係托帶銀信寄送貨物致被拐逃者悉照拐

帶財物律罪止滿流如此明立定限辦理庶免差悞

謹具說帖並將查出各案摘由開单一併封送呈

閱或通行各省照辦或通飭各司隨案核覆之處恭候

裁定所有浙江司現辦詹仙林一稿統俟核定章程後

飭交該司遵辦

浙江司　乾隆五十六年　詹仙林

今將乾隆五十年至本年止各司辦過脚夫拐竊商民案件開單呈　閲

福建司

一起陳垂因李添富受雇扛抬差弁楊建福箱隻遞夜走乏不能前進轉雇該犯抬走陳垂乘事主落後潛赴僻處竊銀逃逸計贓三百七十三兩零將陳垂依竊贓滿貫律絞候

貴州司

一起阮碧等因貧難度起意假充脚夫拐竊行李見

有吳傑等共抬陳陞棕箱一隻在彼毆力即上前攬
抬吳傑等原因沉重即轉給錢文將箱交與令其赶
上陳陞交郄阮碧等乘閙抬至僻處竊銀潛逃計贓
四百餘兩將阮碧依竊贓滿貫律絞候

一起蒙有祿等受雇扛抬楊榮陞行李乘事主先走
該犯即抬至僻處竊銀潛逃計贓一千兩將蒙有祿
依竊贓滿貫律絞候

浙江司

一起楊增復因錢舍妹挑送事主張廷箱隻該犯瞥

浙江司　乾隆五十六年　詹仙林

見沉重料有銀兩起意行竊商料錢舍妹挑至素好之徐友倪家撬開箱鎖竊銀一百三十兩零仍交錢舍妹挑送交卸經事主查知報獲解審將楊增復依竊贓滿貫律絞候錢舍妹擬流

廣東司

一起黃阿嘟受僱挑送林既盛皮箱竹簍乘事主隨同脚夫潘阿班等先行該犯乘間挑至僻處竊銀逃走計贓四百八十三兩零將黃阿嘟依竊贓滿貫律絞候

雲南司

一起馬裴清等受雇抬送事主王在川行李見行李沉重知有銀兩起意竊取乘事主落後抬往僻處竊銀潛逃計贓二百四十四兩零將馬裴清依竊贓滿貫律絞候

江西司

一起陳夏高因見素識之姜元祥承挑客民宋宦芝銀桶起意竊逃即與張元祥換挑乘間竊銀逃逸計贓五百四十一兩零旋經伊父陳配義闡等稟首將

浙江司 乾隆五十六年 唐仙林

陳夏高依閙爭投首于竊贓滿貫絞罪上減等擬流

一起萬老俚等向脚夫許妹等攬抬事主沈樹亭銀桶黃老俚起意抬至僻處竊銀逃走計贓一千二百六十二兩黃老俚在逃未獲將萬老俚依竊贓滿貫為從擬流

以上各案俱係行路客商雇夫挑負行李各犯乘事主先後散行竊銀潛逃均照竊贓逾貫律定擬

湖廣司

一起王奉元因腳行陳士進令其代送徽客徐景和等書信銀兩該犯携銀逃往各處花用計贓八百餘兩將王奉元依拐帶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律擬流

陝西司

一起李四十九先雇與李富家赶騾馱錢因在途遺失錢文不敢回家即赶騾逃走因素識之王賢令其馱送布疋該犯起意誆騙中途將布疋私自當錢花用計贓一百二十兩以上將李四十九照誆騙人財物計贓准竊盜論律擬流

浙江司　乾隆五十六年　詹仙林

江蘇司

一起祁二等因素識之王朝將銀信一千五百五十兩托伊寄送宋敏才等交收該犯因見銀多起意拐逃依誆騙律擬流

以上各案或係托帶銀信或係交送貨物並非行路客商各犯中途拐逃均照拐帶律擬流

湖廣司

一起李陞因雲南知事石曰瑛出銀二十二兩雇令該犯前赴陝西洛川縣知縣伊侄石養源署內取銀

該犯取得銀一百七十一兩中途逃匿將李陞依竊

盜贓滿貫律絞候

河南司

一起王發財係鹽店驃役因商人張三益令其運送

鹽課銀兩給有運司護票該犯行至中途竊銀逃逸

計贓一千六百兩將王發財依竊盜倉庫一百兩以

上例擬絞

以上各案並非行路客商亦均擬絞候

浙江司　乾隆五十六年　詹仙林

芝峰館

山西司

謹查名例律載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係專指一應寔犯罪名不便重科者而言至過失殺傷律止收贖並不科以寔罪其贖銀係給被殺傷人醫藥營葬亦非追徵入官者可比詳查律例並無過失殺人一死一傷作何收贖明文即一人過失殺二人之案集註內雖有收贖給二家之語而檢查從前辦過成案四十五等年有江蘇省王遇臣行船碰溺杭九齡等致死二命及安徽省王大如放花炸破銃筒中傷王二毛

等致斃二命等案均係倍追贖銀給領並未悉依集註辦理又上年三月福建司審辦貫大趕車軋傷杜從富成廢並傷王俱福一案奉飭議經臟等以傷痕輕重不同贖銀多寡各別止追一分難以分給請于癈疾贖銀外再追他物傷銀七錢九厘俾受傷之人均得照數領回醫葯銀兩業奉允照辦在案今山西司審辦汪七趕車軋死妞兒并傷及廣寧一稿該司仿照貫大之案于追徵過失殺銀之外再追他物傷贖銀給廣寧領回撥之情法似

屬可行謹具說帖粘連原稿同貴大等各樣稿件一

併封送呈

閱

仍俟

鈞定後批交該司遵辦

山西司

乾隆五十六年

江

七

福建司

謹查旗人犯罪發遣如係削除旗檔者即照民人一體辦理若係發遣當差並未削除旗檔之犯則本犯到配後例得入于該處旗籍挑補差使其在配所生之子若報明載入旗檔確有柄據者自不應混入民籍此案已故遣犯巴彥珠在配所生之子六十九前據該將軍造入十年無過冊內擬請省釋並稱六十九不願回籍聽其自便等語並未將六十九曾否遣入該處旗籍之處聲明本部因六十九係遣犯巴彥

珠在配續娶所生之子恐有抱養過繼情弊未便令
其混入旗籍既據該將軍冊報不願回籍聽其自便
自應照民人一例辦理是以酌擬安插為民今據咨
稱故犯巴彥珠曾經在配挑補甲缺伊子六十九亦
經入于本處丁冊造報是否仍入本處駐防旂籍等
語職等詳加酌核本犯巴彥珠既係當差遣犯已在
該處挑補甲缺伊子六十九雖係在配所生亦經造
入該處丁冊自應仍照旂人在駐防挑差惟是該將
軍從前冊報因何不將六十九已入該處丁冊之處

欽

聲明輒稱聽其自便此次亦未將曾否報明戶部入
于旂籍之處詳叙明確自應一面咨查戶部一面查
詢該將軍另文聲覆以防弊混是否有當伏候
定

直隸司

謹查律載私和人命者杖六十註云受財准枉法論至私和姦事本律內並無得贓作何治罪明文檢查成案乾隆四十八年有廣西司核咨唐啟元與唐氏通姦私産氏翁伍登蘭得銀私和嗣聞氏父唐經科被伍尚佑嚇詐自刎身死退回原贓將伍登蘭依枉法贓三十五两杖九十徒二年半無祿人減一等杖八十徒二年又該犯退回原贓照知人欲告而於財主處首還律再減二等杖六十徒一年出錢之唐啟

元照以財行求計所與賍與受財人同科例亦杖六十徒一年等因咨結在案今沈廷衡因伊徒趙廣應子被趙飛彪雞姦欲行控告經張繼等說合該犯得受大錢六十千立據寢息嗣後圖詐不遂慫令趙廣應子繼父沈漢裡詞控告該督將沈廷衡依知人犯罪而恐嚇取財以枉法論例於枉法賍五十五兩滿流上無祿人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出錢之趙凌雲照以財行求與受財人同科例杖一百徒三年說合過錢之張繼等亦分別擬徒詳加查核該督所引知

人犯罪恐嚇取財之例雖係𡍼指監臨官吏而言但受賄私和姦事本例既無治罪𡍼條今計贓以枉法科斷與廣西司辦過成案罪名尚屬相符若改依尋常恐嚇取財准竊盜論加一等定擬亦與該犯受賄私和案情未能貼切似可照覆

直隸司　乾隆五十六年

倪廷儀

江西司

謹查江西司劉庭英發掘謝德成妻骸照例擬軍一稿前因例內載有爭坟阻葬開棺易罐應照開棺見屍本律治罪之文律內發塚見棺罪止滿流劉庭英因謝德成妻骸葬在伊祖坟拜坪之下恐碍風水私自挖掘移埋似與盜發坟塚者不同是以前議請改擬流今復遵

諭

詳查此等爭坟發塚之案如所發係盜葬之塚即照在切近塚旁盜葬而本家輒行發掘例擬杖八十若

江西司　乾隆五十六年　劉廷英

非係盜葬俱仍依發掘常人坟塚見棺槨為首例擬發近邊充軍並無辯過依律擬流哉案本案劉庭英所發謝德成妻骸匣係在官荒地內並非盜葬可否照覆擬軍之處伏候

鈞定

謹遵

諭將查出爭奪風水發塚之案摘由開单呈

閱

一乾隆四十年江西撫題王世藝私將母柩葬于公

山祖坟頭上羅圈之內王德燕等以侵祖盜葬責令
遷移不允隨將坟掘起致王世藝戳死王德燕一案
除王世藝依鬬殺絞抵外隨從掘坟之王盛思等依
在切近坟旁盜葬而本家輒行發掘杖八十例為從
減一等杖七十題結在案
又四十五年江西撫咨譚浩孫將父棺葬于契買己
地離曾姓坟一丈曾光烈恐碍祖坟將棺掘起抬移
一案將曾光烈依發掘常人坟塚見棺槨例擬軍咨
結在案

江西司　乾隆五十六年　劉延英

又四十六年江西撫咨何鳳儀將妻子二棺葬于契買墳山内離劉姓墳九十七弓劉魁璧令其起遷不允起意將棺發掘移埋一案將劉魁璧依例擬軍咨結在案

又五十年江西撫咨曾光瑩將父母兄嫂子女六骸用木匣裝盛還葬祖墳山内鍾勝瑞等以有碍祖墳來脉將墳窀掘發出木匣移藏一案將鍾勝瑞依例擬軍咨結在案

諭

直隸司

圖柱

謹查直隸司核咨旂人圖柱姦生之子日後成丁作何辦理一稿奉

飭查定例遵查例內惟戶律立嫡子違法條下載有旂人義子必該佐領具保冝係自襁褓撫養成丁以繼其後者准其另記檔案不許將民間成丁子弟改隨本姓等語此外並無旂人姦生之子作何辦理專條此案圖柱本身既經銷去旂檔其逃走在外姦生之子業經戶部議以不便混入旂冊則日後成丁自

直隸司　乾隆五十六年

應入于民籍辦理該司擬令編入該處民籍似尚不

錯茲奉

查理合稟

飭覆

陝西司

查陝西司王蘭英賫聽從叔命致死大功服兄王教民一案奉

諭交律例館查核 職等檢查上年二月內有安徽司審辦曹世芳因小功堂兄曹世璋辱罵伊父曹學成經伊父將其揪跌地上逼令該犯取繩帮同捆縛手脚致曹世璋被毆身死將曹世芳依殺子尊長威嚇勉從下手減等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旂人折枷號六十日題結在案今陝西司核題王蘭英賫因大功

陝西司　乾隆五十六年

王蘭英賫

兄王敦民被父王永壽訓責輒持鉄鋤向父赶毆永
壽躲避王蘭英竇身後喝令帮毆該犯被逼無奈取
棒格毆王敦民致死該督將王蘭英竇依律擬流具
題核與定例及辦過成案相符似可照覆